

译本序

福楼拜写《情感教育》已在第二帝国最后阶段。书在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版，不到一年，虚有其表的皇帝拿破仑三世就向蕞尔小国普鲁士宣战了。一八七〇年九月一日，他在色当向普鲁士投降，法国大乱了。没有人想到《情感教育》。小说写的是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写到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四日为止，也就是到第二帝国开始出现为止。在今天要找一部反映这一时期的动乱情况的小说，也就只有这么一部《情感教育》。这是唯一可以为马克思的《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做出的具体说明。

这部小说的运气很不好。它赶上了普法之战。它的主人公是一被动性人物，在所有虚构的青年之中，他似乎令人最不感兴趣。他本人无光无色，唯一的成就是对付完了法学士考试。然而他有一颗心，他知道廉耻，他知道精神恋爱，尽管他活在四个不同类型的情妇世界，只有一个他最爱。从小说开始，到小说结束，他最多也就是和这位太太在相爱中亲过一次长吻而已。然而他却活在二月革命这样一个大时代，作者为他选择了一个他配不上的大动乱时代。时代压倒了他。读这部小说，我们不免心想：这么一个小可怜虫，搅和在这大时代里，有什么好看的、好说的！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因人而异和因事而异的消极性人物，在这两三年的大变革中，才有可能让我们看到上层社会各方面的真正嘴脸与丑恶行径。这些都是作者所熟悉的。而他不熟悉的，他就用另外的笔墨掩盖了。他知道自己的长

处和短处。长处是暴露资产阶级的原形，达到了毫发毕肖，淋漓尽致的地步。短处是他不熟悉另外一群人，这群人是他受生活限制而无法接触到的。

他写国民军，这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队伍。他写他们抢劫杜伊勒里宫和这个青年被朋友推到智慧俱乐部去竞选而出丑的戏剧。国民军得意非凡，看看阿尔鲁、罗克、余扫乃……这些人扬扬自得的姿态！工人上当了，诗人拉马丁当权了，红旗变成三色旗。最后，拉马丁也丢脸了，换上了军人，而在静静中，一个过去的，庞大的人影在私底下活动着：拿破仑和他的后裔拿破仑三世靠不作声的农民登上了政治舞台。

马克思在他的文章中告诉我们说：“在二月街垒战中产生出来的临时政府，按其构成成分必然是分享胜利果实的各个不同党派的反映。它只能是各个不同阶级间的妥协，这些阶级曾共同努力推翻了七月王朝，但他们的利益是互相敌对的。临时政府中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赖德律·洛兰和弗洛孔代表着共和主义小资产阶级，代表共和主义资产阶级的是《国民报》方面的人物，代表王朝反对派的是克莱米约、杜邦·德·累尔等。工人阶级只有两个代表：路易·勃朗和阿尔伯。最后，拉马丁在临时政府中本来是代表任何现实利益，不代表任何一定阶级的；他体现了二月革命本身，体现了这次总起义及其幻想、诗意、臆想的内容和词句。可是，这个代表二月革命的人物，按其地位和观点看来是属于资产阶级的。”^①

《情感教育》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全部活动，但是它回避了工人，回避了农民，回避了被血腥镇压的六月革命。福楼拜把现代小说家当作科学家看待，他不能歪曲，他宁可回避。他不回避的是资产阶级整体，从小资产阶级流氓、无赖、娼妓、小知识分子、小商人，直到大资产阶级的企业家、少爷、夫人，他一五一十全告诉我们：事实俱在，他无所用其歪曲，然而，对比之下，却都令人厌烦、腻味、憎恶！

六月起义的场面不见了，我们看到的是高等娼妓罗莎乃特和她抓到手的情人福赖代芮克，到枫丹白露的蜜月旅游。文章忽然变得细腻了。绿色风景掩盖了巴黎的红色血流。然而最后福赖代芮克把他的情妇甩掉了，因

^① 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7页。

为他听到小说中唯一的好人，一个店伙计还是私生子的杜萨笛耶在巷战中受了伤，他要不顾生死去看他。杜萨笛耶这个小资产者站错了队，站在共和国方面，他衷心拥护共和国，参预镇压六月起义，在巷战中自己也受了伤。识时务者为俊杰，他是一个不识时务的年轻小伙子。小说对他称赞道：

“杜萨笛耶同样醉心共和国，因为它（他以为）意味着解放和普遍的幸福。有一天，——十五岁的时候，——在特朗斯诺南街，当着一家杂货铺，他看见有些兵，血淋淋的刺刀，枪柄胶着头发；从那时候起，政府好像不公道的化身，招他怨恨。他有点儿把凶手和宪兵看成一个东西；就他看来，一个侦探等于一个弑父的贼子。地上一切罪恶，他全天真烂漫地归罪于当道；他以一种必然的永久的恨，痛恨当道，这种恨占有他全部的心，敏化他的感受。赛耐喀的大话炫惑他。无论他有罪没有，他的图谋是否可恶，都没有关系！只要他是当道的牺牲者，就应当帮他。”（中卷，第四章）

这种称赞暴露了作者自以为公正的偏倚。赛耐喀被捕了，罪名是政治暗杀，后来由于没有实证，恢复了自由。杜萨笛耶在放他之前表示气忿，痛苦得不得了，他把过失全部归罪到七月政府方面。福楼拜讨厌极了这位严肃到了极点的赛耐喀。他的文字不免流露出来这种心情。后来放出来了，杜萨笛耶请了几个朋友到他家里喝五味酒庆贺：杜萨笛耶有一个书架，“上面放着《拉尚保笛寓言》、《巴黎的秘密》、劳尔万的《拿破仑史》，——在床头中央，镶着一个红木框，贝朗瑞的面孔在微笑！”（中卷，第六章）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作者的偏见：他把他憎恨的诗人贝朗瑞放在床头红木框里！但是他写一个共和党、一个真正的共和党，一个共和党的义务党员。就是说：自愿为共和国献身的共和主义者。谁在这个时代，能不崇拜诗人贝朗瑞呢？在一个人人自危的时代，肯这样献身的到底是不多的。杜萨笛耶看见人人变节，他恨自己道：“他也许应该加入另一方面，和工人在一起，因为，说到临了，人家答应了他们一堆东西，没有兑现。”（下卷，第一章）

工人灰心了。到第二帝国建立的关键时刻，福赖代芮克（一个没事人）问一个工人道：

“——怎么，不打吗？

穿工人衣服的答他道：

——为先生老爷们死，我们还不那样蠢！他们自个儿安排拉倒！

一位先生望着关厢的工人，唧哝道：

——全是流氓，社会主义者！这一次能够把他们收拾干净才好！”（下卷，第五章）

只有杜萨笛耶这个实心眼儿人，在街头群众队伍里：

“他的高大的身材，远远就看得出来，和古希腊石像柱一样，一动不动。

一个领头的警察，三角帽子遮住眼睛，用剑威胁他。

于是，另一位，往前走一步，开始喊着：

——共和国万岁！

他仰天倒下去，胳膊交成十字。

群众起了一片恐怖的嗥叫。警察拿眼睛在他身上打量了一匝；福赖代芮克张着口，认出是赛耐喀。”

这就是他——杜萨笛耶热爱的好朋友，为他出狱而邀朋友喝五味酒所受的报应！杜萨笛耶被他长期钦佩，而今被成为警官的赛耐喀一剑砍死！福赖代芮克觉得人生完全失去了意义。他离开了这个把自己出卖给帝国的特务。于是下一章以最洁练的文笔写他的行踪道：

“他旅行。

在商船上的忧郁，帐下寒冷的醒寤，对名胜古迹的陶醉，恩爱中断后的辛辣，他全尝到了。

他回来。

他出入社会，又有了别的爱情。”

人总要活着嘛，怎么能不“又有了别的爱情”呐。

这几行引起了读者的特别欣赏。这里概括了多少东西！然而就在这时，普鲁斯特一位现代小说家，却提出异议，认为这几行文字的好处在于

空白：在没有说出来的那些话里。我们不想卷入这场争论，我们只指出一点来就行了，其实空白与否，全是一回事。

只是这特别夺目而已。你看，福楼拜怎么样给大投机家党布罗斯盖棺定论吧：

“完了，这充满动荡的存在！他多少次走进公事房，排列数目字，筹划商业，听取报告！多少谎骗、微笑、巴结！因为他欢迎过拿破仑、哥萨克骑兵、路易十八、一八三〇年、工人、一切制度，如此爱慕权势，他花钱出卖自己。”（下卷，第四章）

难道有谁不同意福楼拜对这位上层人物做出的这个结论吗？在党布罗斯的老朋友当中，哪一个贵人不是这样过来的？“大多数在场的男子至少侍奉过四个政府；为了保全他们的财产，给自己解除艰难、困苦，或者甚至仅仅由于卑鄙、权力之本能的膜拜，他们宁可出卖法兰西或者人类。”（中卷，第四章）至少，我们看到这里成堆的好朋友出卖好朋友的事：金钱才是他们行动的准则。只有一个人，是个例外，然而这个店伙计也让铁面无私“的赛耐喀给送了命。

这样一部小说，福楼拜对他的不成功总是念兹在兹。他寻找他艺术上失败的原因。他一时以为他缺一个尖尖头，他一时相信乔治·桑说的年轻人在这里寻不到安慰。这个情感教育未免太高贵！这个社会变动未免太无情！这个青年主人公太无出息！然而乔治·桑有一句话却说对了：“大家继续在贬你的书。这不妨碍它是一本既美又好的书。公道将随后完成，公道永远是公道。这显然还不是它出现的时辰，或者不如说，出世太早……”（一八七〇年一月九日与福楼拜书，引自《乔治·桑与居斯塔夫·福楼拜的通信集》）不久，她的预言就实现了。在他去世的那一年，邦维尔首先指出它的重要意义道：

“……然而他走得还要远，在《情感教育》里，他必须先期指出未来的存在：我的意思是说，没有小说化的小说，和城市本身一样地忧郁、迷漠、神秘，而且和城市一样以可怖的结尾为满足，唯其结尾并非物质上的戏剧。”（引自他的《杂论集》）

它把现代小说带到一个没有戏剧的社会方面，现代小说的方向。古尔孟极端崇拜这部小说，把它说成是“法国语言最美的小说”（引自他的《风格问题》，第二节）。最反对福楼拜的莫过于都德的儿子赖翁·都德，然而他却认为《情感教育》是十九世纪一部美丽而又影响文坛的小说。（引自他的《愚蠢的十九世纪》）舆论开始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译本被收入《万有文库》和《包法利夫人》并列。大家开始公认它以最有力的具体的典型形象证实马克思的《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而且这是唯一的一本伟大小说，写出这个资产阶级的各阶层，在这一动荡年月所完成的奇迹：原形毕现！这里只有一个可怜人值得同情，然而他是一个私生子，一个无父无母的苦孩子，一个店伙计，被他所尊重的人害死！

李健吾

一九八〇年四月

五

戴楼芮耶从福赖代芮克那边拿走代理书的副本，还有一份给他全权条件的，完备的委任状；但是，走上他的五层楼，只有他一个人了，在他阴沉的小屋中，在他羊皮靠背椅里，看着点印花的公文，他起了恶心。

这些东西，三十二苏的饭馆、公共马车的旅行、他的穷苦、他的心血，样样让他厌倦。他重新拾起文件；旁边还有别的文件；这是煤矿公司的广告，上面写着矿名和各矿的容量。福赖代芮克为了征求他的意见，把这全留给他。

他想起一个主意：拜候党布罗斯先生，要求秘书的位置。自然要想弄到这个位置，总得购买若干股票。他明白他计划的疯狂，向自己道：

——噢！不！这不会好的。

于是他思索怎么样设法弄回那一万五千法郎。这样一笔款对福赖代芮克算不了什么！可是进了他的手，该多方便！这位前见习生忿恨别人财产大。

——他拿钱乱用。他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哎！我才不在乎他那一万五千法郎呐！

为什么他借出去？为了阿尔鲁夫人美丽的眼睛。她是他的情妇！戴楼芮耶相信她是。“这又是钱的一种用处！”他一肚子怨毒思想。

随后，他想到福赖代芮克本人，后者对他具有一种差不多女性的魔力；想了想，他不得不赞美他，承认自己达不到那种胜利。

可是，意志不是事业的主要成分吗？既然有了意志可以战胜一切……
——啊！这会可笑的！

不过这种卖友的行径引起他的廉耻心。一分钟以后他道：

——得了！难道我还害怕吗？

阿尔鲁夫人（由于听说）在他的想象里渐渐栩栩如生。这种爱情的持久性仿佛一个问题在刺激他。他的有点儿作伪的严肃如今惹他腻烦。再者，上流社会的妇女（或者他以为那样）如同千万种未曾尝到乐趣的象征和缩影，弄得律师眼花缭乱。尽管穷，他却想望最晶莹的奢华的东西。

——到后，他要生气的话，那才活该！他待我太坏了，我才用不着拘泥！我原就不晓得她是他的情妇！他向我否认来的。所以我用不着顾忌！

这种作法的欲望再也没有离开他。这是他企图运用自己的力量作的一个试验；有一天他真忍不住了，忽然亲自擦亮他的靴子，买了一双白手套，作为福赖代芮克上了路；他以一种奇特的理智的演变（同时搀有报复、同情、模仿和大胆），自以为他就是福赖代芮克了。

他叫人通报“~~阅读规则~~戴楼芮耶”^①。

阿尔鲁夫人吃了一惊，她就没有请医生。

——啊！真正对不起！我是法学博士。我来为了毛漏先生。

这个名字似乎让她不安。

前见习生想道：“更好！她既然喜欢他，也会喜欢我的！”想到取一个情人而代之要比起一个丈夫而代之容易的世俗见解，他有了勇气。

他曾经有一次在王宫遇见她；他甚至可以说出日子。那样牢的记性把阿尔鲁夫人惊呆了。他用一个甜甜的声调继续道：

——你已然遭到……些困难……你的事！

她不回答；那么是真的了。

他开始谈谈东，道道西，她的住宅，工厂；随后，瞥见镜子沿边的纪念章：

——啊！家里的肖像，不用说？

他注意到一位老太太的肖像，阿尔鲁夫人的母亲。

——她的样子是一个出色的女人，一个南方的模型。

① ~~阅读规则~~一字有两个意思，即“博士”与“医生”。戴楼芮耶炫耀自己是法学博士，阿尔鲁夫人错想到医生。

听说她是夏特勒人：

——夏特勒！好地方！

他誉扬它的礼拜堂和肉馅点心；随后，回到肖像，发现若干和阿尔鲁夫人相似的地方，间接谄媚了她几句。她并不见怪。他有了信心，说他久已认识阿尔鲁了。

——他是一个好孩子！他可尽毁坏自己！例如，这次抵押吧，想不到一疏忽……

她耸耸肩道：

——是的！我晓得。

这种不由自主的厌憎的表示引戴楼芮耶讲下去。

——他的陶土经营，你也许不晓得，差点儿一败涂地，甚至连他的名誉……

看见她皱起眉头，他停住了。

然后他泛泛而谈，同情那些可怜的女人，因财产由丈夫糟蹋……

——不过那是他的，先生；我呀，我什么也没有！

没有关系！她不知道……一个有经验的人能够帮许多忙。他献上自己的忠心，夸奖自己的才干；隔着他发亮的眼镜，他迎面望定她。

一种迷漠的麻木的感觉袭住她；但是她忽然道：

——谈正文好了，我求你！

他露出文件。

——这张是福赖代芮克的委任状。这样一份公文落在执达吏手里，只要一声吩咐，没有再简单的事了：二十四小时以内……（她无所表示，他只好改变作法。）其实，我呐，我就不懂有什么逼他要这笔款；因为，说实话，他一点儿用处也没有！

——怎么！毛漏先生一向的表示很好……

——噢！我承认！

戴楼芮耶先恭维他，随后，加以讥讽，渐渐把他说做忘性大、自私、吝啬。

——我相信他是你的朋友，先生？

——这挡不住我看出他的毛病。所以，他很少清楚……我怎么说好？同情……

阿尔鲁夫人翻着那本大簿子。她打断他的话，要他解释一个字。

他俯向她的肩膀，十分靠近，擦到她的面颊。她脸红了；一红不要紧，煽起戴楼芮耶的欲焰；他饿狼似的吻着她的手。

——你干什么，先生！

靠住墙，动也不动，她站直了，用她恼怒的大黑眼睛盯着他。

——听我讲！我爱你！

她笑了起来，一种尖尖的、绝人的、残忍的笑。戴楼芮耶感到一种掐死她的忿怒。他抑制自己，带着一种求饶的面孔：

——啊！你错了！我呀，我的作法不跟他一样……

——你说谁？

——福赖代芮克！

——哎！我给你说过了，毛漏先生没有叫我不安心过！

——噢！对不住！……对不住！

然后，用一种辛辣的声音，一字一字拖下去道：

——想必你关心他本人，一定欢欢喜喜听到……

她的脸色苍白了。前见习生接下去道：

——他要结婚了！

——他！

——一个月，顶迟了，跟罗克小姐，党布罗斯先生总管的女儿。他已经去了劳让，就为这个去的。

她拿手放在心口，好像猛然受了一下大打击；然而她立即撒铃。戴楼芮耶用不着等人撵他出去。她回转身，他已然不见了。

阿尔鲁夫人有点儿塞闷。她走近窗户呼吸。

在街的另一边，走道上，一个穿背心的打包的在钉一只箱子。有些马车过去。她关住窗户，过来坐下。邻居的高房截住太阳，房间冷凄凄的。孩子们出去了，四周没有一点动静。她仿佛处在一片无边无涯的荒凉之中。

——他要结婚了！真的！

一阵神经性的颤索。

——为什么我哆嗦？难道我爱他？

随即，忽然道：

——可不是，我爱他！……我爱他！

她好像堕进什么深渊，没有一个完结。钟在打三点。她静静听着钟声消逝。她坐在靠背椅的边沿，瞳仁定定的，总在微笑。

就在同一下午，同一时辰，福赖代芮克和路易丝小姐在岛梢罗克先生的花园散步。老加德林远远监视着他们；他们肩并肩走着，福赖代芮克道：

——你记得我从前把你带到乡下玩吗？

她回道：

——你那时候对我真好！你帮我拿沙子做点心，装满我的喷壶，给我摇秋千！

——你那些娃娃，有的叫做皇后，有的叫做侯爵夫人，如今都怎么样了？

——说真的，我不晓得她们怎么样了！

——还有你的小狗毛芮考？

——它淹死了，可怜的亲爱的！

——还有《吉罗德先生》，我们一块儿给上面的木刻着色，还在吗？

——我还留着哪！

他提起她第一次领圣餐的日子，她上晚课多乖，披着她的白面网，拿着她的大蜡烛，她们全围着合唱堂排成队，钟在响着。

不用说，这些回忆不大引动罗克小姐；她寻不出话回答；一分钟以后：

——坏东西！就没有一次给我写信，报告报告消息！

福赖代芮克说他工作繁多。

——你到底做些什么？

这句问话难住他，随后他说他在研究政治。

——啊！

她不问下去了，却说：

——你有事占心，可是我！……

于是，她向他叙述她生活的枯燥，没有人可看，一点快乐没有，一点消遣没有！她希望骑马。

——牧师以为这在一个女孩子不合礼；真无聊，礼的，礼的！从前，人家任着我的性儿做；如今，全不许！

——好在你父亲爱你！

——是的；不过……

她叹了一口气，意思是：“这对于我的幸福还不够。”

随即，沉默下来。他们仅仅听见脚底下沙子砾砾的响声，水落下去的

呢喃；因为塞纳河，来到劳让，分成两个叉子。一条推磨的支流在这地方倾出它富裕的水浪，往下连起原来的河道；走到桥头，往右手的岸上望去，是一所白房统辖的一片草陂。左手有些白杨在草地展开，天边在对面被弯曲的河道限住；河水和镜子一样平；好些大虫子在平静的水面跳动。成堆的苇子和灯心草，参参差差布在河边；各式各样的植物生长在这里，毛茛开着花，成簇的黄果向下垂着，纺锤形的鸡冠花挺立着，偶尔有些绿的花色。在一片弯曲的水滩，露出好些睡莲；一排掩藏狼阱的老柳树是岛这边花园的唯一防御工事。

在里面这边，四堵青石覆檐的墙包住菜圃，新翻出来的一畦一畦的地，仿佛棕色的钢板。成排的瓜罩在窄窄的苗床照耀；朝鲜蓟、菜豆、菠菜、胡萝卜、西红柿，一畦一个样子，一直连到一片龙须菜，仿佛一座羽毛小树林。

在执政时代^①，有这样一块地，人家就要说做“荒唐”。从那时候以来，树长得非常高大。铁线莲纠缠住一堆一堆的榛树，走道长满了苔，到处全是荆棘。草下面散着石膏像的碎片。走路的时候，脚一来就绊进残废的铁丝东西。亭榭只剩了楼下两间房，糊着破破烂烂的蓝纸。房子前面展开一座意大利式葡萄架：砖柱上面一排小木桩撑住一架葡萄。

他们来到葡萄架底下，阳光从枝叶大大小小的隙缝落下来，福赖代芮克一边同路易丝说话，一边望着她脸上的叶影。

她的红头发靠后插着一根针，针头是一个模仿碧玉的琉璃球；尽管她穿着丧服（她差劲的审美力是那样朴实），却配上一双镶玫瑰色缎边的草鞋，式样俗气，不用说是从市集买来的。

他看在眼里，用反话恭维她。

她答道：

——你别取笑我了！

随后，端详一下他的全身，从他的灰毡帽一直看到他的丝袜：

——你真会打扮！

接着，她求他给她指点些书读。他说了几本；她道：

——噢！你真有学问！

^① 执政时代是法国大革命末期的多头政体，由一七九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始，至一七九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止，为拿破仑推翻。

还是很小的时候，她就有了那种小孩子的爱情，同时是宗教的纯洁，同时是需要的热切。他曾经是她的伴侣、她的兄长、他的师傅，使她精神愉快，让她心跳，不知不觉往她心里灌进一种潜在的不断的酩酊。随后，就在母亲刚刚去世，她陷入悲剧危机的时候，他离开她，两种舐望合成一个。因为他不在，她的回忆把他理想化了；他回来了，仿佛带着一道圆光，她就老老实实倾身投向这种邂逅的幸福。

在他的生命还是第一次，福赖代芮克觉得有人爱他；这种新颖的快乐，不外乎称心的情绪，洋溢在他的心上；他好不神气，张开两个胳膊，把头往后一扬。

当时天上飘过一大块云。

路易丝道：

——它往巴黎那边去的，你想跟它走，不吗？

——我！为什么？

——谁知道？

她用锐利的目光搜索他：

——也许你在那边有……（她寻找字）什么相好。

——哎！我没有什么相好！

——当真？

——当然，小姐，当真！

不到一年光景，这女孩子就起了非常的变化，使福赖代芮克惊奇。静了一分钟，他接下去道：

——我们应当叫名字，跟从前一样：你愿意吗？

——不好。

——为什么？

——因为！

他追问下去。她低下头答道：

——我不敢！

他们来到花园尽头，里风的沙滩。福赖代芮克淘气，捡起一颗石子打水漂。她吩咐他坐下。他听话坐下；然后，望着水落：

——这像尼亚加拉！^①

① 尼亚加拉是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巨大瀑布。

他谈起遥远的国度和长远的旅行。旅行的观念引动她的心。她什么也不会怕，狂风暴雨、狮子，全不怕。

他们彼此靠近了坐着，一手一手拾着面前的沙子，随后，一边说话，一边让沙子从他们的手缝溜下去；田野刮来的热风给他们带来一阵一阵薰衣草的馥香，水闸后面一只划子发出的柏油的芬芳。太阳照着瀑布；水流从矮墙边下流过大块青苔，活像在一片总在舒卷的银纱下掩映。一道长柱似的泡沫从墙脚淙淙地往上涌出。这又形成若干沸滚、漩涡、千万相反的激流，最后合成一幅清澈的布面。

路易丝呢喃她羡慕鱼的生活。

——自自如如，在里面转来转去，觉得处处有人抚摸，一定适意极了。

她颤索着，显出一种妩媚的行动。

但是一个声音喊道：

——你在哪儿？

福赖代芮克道：

——你的娘姨叫你哪。

——好了！好了！

路易丝坐着不动。

他又道：

——她要生气了。

——随她去！再说……

罗克小姐做了一个手势，表示她握着她的把柄。

不过她站起来，说她头痛。他们走过一所放柴的大厂棚，她说：

——我们到里头“闪”起来，好不好？

他假装听不懂这个土字眼儿，甚至拿她的字音开玩笑。她的嘴角渐渐尖了，她咬住她的嘴唇；她赌气走开了。

福赖代芮克追上她，发誓他不是有意同她恶作剧，他很爱她。

——真的吗？

她嚷了起来，看着他，微笑照亮了她长着几颗雀斑的面孔。

当着她焕发的青春，不由自己做主，他的情感涌上心头；他接下去道：

——为什么我要向你撒谎？……你不相信……嗯？

他拿左胳膊围住她的腰。

她的喉咙涌出一声鸽子呢喃一样柔和的呼喊；她的头向后一仰，她晕

过去了。他支住她。他真正的存心没有用了；当着这献身的处女，他害怕了。他扶着她缓缓走了几步。他温柔的语言停止了，高兴说的也就是些无关痛痒的事，他向她谈些劳让社会的人物。

她忽然推开他，用一种苦涩的声调道：

——你就没有勇气领我走！

他站住动也不动，透出一种惊骇的神气。她哭了，把头塞进他的胸怀：

——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

他用力安慰她。她把两只手放在他的肩上，为了看他正脸看得清楚，同时她的绿眼珠，带着一种差不多野性的湿润，盯住他的眼珠道：

——你愿意做我丈夫吗？

福赖代芮克寻找回答道：

——可是……不用说……我还有不愿意的。

就在这时候，一株丁香后面露出罗克先生的便帽。

足足两天，他领着他的“小朋友”到周围浏览他的田产；福赖代芮克返回来，在母亲家里看到三封信。

第一封是党布罗斯先生的一个短笺，请他上星期二吃晚饭。为什么这样客气？难道人家早就原谅他的胡闹了吗？

第二封是罗莎乃特来的。她再三谢他为她不顾性命；福赖代芮克起初不明白她的意思；最后，绕了许多圈子，说起他的友谊，信托他的高雅由于急切的需要，日常生活发生问题，她说她跪下求他帮个小忙借她五百法郎。他决定马上拿钱给她。

第三封来自戴楼芮耶，谈到代理证书的事，但是又长又晦。律师还没有打定主意。他叫他不用心急：“你来没有用的！”甚至奇奇怪怪，坚持这一点。

福赖代芮克胡猜乱想；他急于回到那边；这种控制他行为的妄想引起他的反感。

而且，他开始思念巴黎的林荫大道；他母亲那样逼他，罗克先生直在他四周盘旋，路易丝小姐极其爱他，再要住下去的话，他非宣布婚约不可。他需要思索，离远了他看事会格外看得清楚。

为了解释他的旅行，福赖代芮克捏造了一个故事；他走了，告诉大家，同时自以为他不久就会回来。

六

回到巴黎，他一点不感快乐；时候是八月底的黄昏，马路好像是空的，过往的行人带着一副苦脸。或远或近，有一个地沥青的锅在冒烟，许多房子的百叶窗全紧关闭着；他来到他的住宅，尘土蒙着幔帐；福赖代芮克坐下来一个人用晚饭，一种奇异的被遗弃的情绪袭住他；他不由想到罗克小姐。

他觉得结婚的观念不怎么荒唐。他们可以旅行，到意大利，到近东去！他瞥见她站在丘岗，了望一片风景，要不然在一座佛罗伦萨的画廊，靠住他的胳膊，停在油画前面。看着这好小把戏当着艺术和自然的伟观心花怒放，该是多大的喜悦！走出她的环境，用不了多少时间，她就会变成一个可爱的伴侣。再说，罗克先生的财产引动他。不过，他厌恶这种决心，把这看做示弱、自贱。

然而他下了决心（不管作法如何）改换他的生活，这就是说，他不再拿他的心浪费在些没有收获的热情上，甚至路易丝托他办的事，他也踌躇去做。她要他到雅克·阿尔鲁的铺子，给他买两个较大的彩色小黑人儿，要和特鲁瓦县长公署的那些黑人儿一样。她认识阿尔鲁出品的牌号，不肯要别家东西。他怕自己到了他们那边，重新勾起他的旧爱。

这些思索占了他整整一黄昏；他正要上床睡觉，进来了一个女人。

法提腊斯女士微笑道：

——是我。我为罗莎乃特来的。

难道她们和好如初了吗？

——我的上帝，可不是！我不是恶人，你晓得的。加以那可怜的孩子……话讲起来未免太长了。

总之，女元帅想见他，她从巴黎给他往劳让寄了一封信，等着一句回话；法提腊斯女士不晓得信的内容。听完了，福赖代芮克探问女元帅的情形。

她如今同一个十分阔绰的男子在一起，一个俄罗斯人，蔡尔鲁考夫亲王，去年夏天校场跑马看见她的。

——人家有三辆车、备好鞍鞴的马、穿制服的听差、英吉利式小厮、乡下房子、意大利包厢^①，此外还有的是东西，说也说不清。你想想看，我的好朋友。

法提腊斯好像沾了这种转运的光，显得更加欣忭，十分快乐。她摘掉她的手套，浏览屋内的木器珍玩。她标价标得准极了，活像一个杂货商人。他要是早同她商量商量，还可以便宜许多；她恭维他有好欣赏力：

——啊！真别致，太好了！也就是你想得到。

随后，瞥见床头有一个门：

——你从这儿打发走那些姑娘，嗯？

她亲亲热热地，托起他的下巴。碰到她又瘦又软的长手，他颤索了。围着她的腕节是一圈花边，绿袍的上身滚着好些金线，好像一个轻骑兵。她的黑纱帽，四沿往下垂，遮住一点她的前额；她的眼睛在底下闪灼着；她的头带散出一种藿香^②味道；放在一只小圆桌上的卡索灯，仿佛一排台灯，从下面照亮她，特别显出她的牙床；——当着这个丑女人，身子和豹子一样摆动，福赖代芮克忽然感到一种巨大的渴求、一种兽性的欲望。

她从她的钱袋取出三张方纸，用一种甜蜜的声音向他道：

——你给我买下吧！

这是三张戴勒玛尔的戏票。

——怎么！他？

——当然！

法提腊斯女士不多解释，仅仅说了一句她比从前还要崇拜他。听她讲来，这个丑角定然列入“当代宗匠”之林了。他表演的不是张三或者李

① 意大利通常做为意大利剧院，实则演出没有一定地址，仅仅可以称为意大利剧社。从十七世纪以来，意大利人组织剧团，常来巴黎演剧。一八〇一年之后，或在法瓦尔厅，或在奥带翁剧院，从一八四一年起，永久在望塔道尔厅演出，以迄于一八七六年消失。

② 藿香是一种香料，储藏衣服使用，防止虫蛀。